

冰湖上那抹红

■郑茂琦



插图：赵建华



伴着列车的长鸣，我在午后抵达了密山。“密山站”3个字很小，只挂在出站口旁的一间红砖房上。县城里一排排房舍披着雪，宽阔的街道上铺着雪，天上也飘着点点飞雪。人们呼出的一道道呵气，仿佛一只只纷飞的白蝴蝶飘荡在胸前。

沿着兴凯湖的环湖公路前行，穿过一个个热闹的集镇，我终于抵达了湖畔那座寂静的营盘。一路上，松树绿得发黑，雪白得发青，松雪连同夕阳一起映染着海一样辽阔的兴凯湖。冰面一望无垠，与天相接，构成一片冰的世界。

据说，“兴凯”为满语，意为水从高处向低处流。同时，兴凯湖也是中俄的界湖。巡逻艇中队官兵就常年驻守在这里，担负湖上边防执勤任务。

刚走上冰湖，我就清晰地听到湖底涌动的水流拍打冰面的声响，用脚轻扫一下积雪，露出晶莹光亮的冰面，如同站立在裂纹密布的玻璃上。不远处是一丛丛巨大的冰凌，密密匝匝嵌在冰湖上，像一把把凸出的利刃。忽然，远处传来一阵撼人心魄的声响，如同晴天霹雳。我的心也跟着猛惊了一下。

一旁的分队指导员张惠钧神色淡然，解释说：这是湖面龙口碰撞发出的爆裂声。所谓龙口，就是冬季湖面上出现的大裂缝，是湖水散发热量的地方。

指导员看我神色紧张，接着说：“我们脚下的冰有一米多厚，不用担心，只要不靠近龙口就是安全的。这巨响，中队官兵早就习惯了，待久了，还能根据冰裂声音的大小、闷脆判断冰裂处的远近和方向。”我听后不禁由衷地敬佩，但想到第二天的界湖巡逻，心中也隐隐升起一丝担忧。

心香一瓣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每次来西藏，都是冬天。

雪山云海宛如高原美景的盛情邀请函，当飞机逐渐接近地面，苍黄的山脊从积雪中挣脱出来，重新展现出无边无际的枯黄本色。而城市，则稳稳地坐在低洼的平坦地带，逐渐汇聚起繁华的人烟。通往市区的公路上亮着几星灯光，让高原小城在冬天更显荒凉。

西藏的冬天，自有一番味道。

牦牛在河边悠闲地溜达，它们不轻易靠近人。远远望去，雪山好像聚拢成了牦牛的脊背，连山顶上方飘浮的云彩也变得触手可及。

流经市区的拉萨河，还没有完全结冰，而是换上翡翠色的绸衣，迎接赤麻鸭、斑头雁、黑颈鹤前来越冬。成群结队的候鸟点缀在雪山碧水之间，如诗如画。

很多人描写西藏，就是从诗歌或散文开始的。我想大概是高原风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，使那些复归自然的、激情雀跃的、神圣宏大的瞬间，化作热烈的诗句

早上天空灰蒙蒙一片，湖上的雾气起薄纱，一轮红日浮在雾里，隐约透出朦朦胧胧的曙色。

走上气垫船，舱内处处透着寒气，玻璃上凝着一层厚厚的白霜。艇长刘锐正带着下士王培珩站在甲板上清理霜雪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宁静的湖面上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。我朝窗外一望，原来气垫船其实是一艘“腾空”的船。大功率的垫升风机将空气吹入柔性的围裙内形成气垫，把船体托起，于是气垫船就如同汽车安装了轮胎一般。

我回头望向营区，一行行树影渐渐消失在雾气里。远处，清亮亮的冰面像美丽的天空，冰上的浮雪如同一朵朵白云。气垫船航行在冰面上，宛若一只在冰上翩翩起舞的轻盈飞鸟。可是，一路上气垫船吹起冰上的浮雪，纷纷扬扬的浮雪又溅落在船艇玻璃上凝成霜，模糊了视线，走一会儿就得停下除霜。

刘锐把船速控制得很慢，他身子前倾着凑到玻璃前观察着界湖上的航标，手不停地转舵。龙口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，刘锐紧盯前方，眼神锐利，提前预判到每一个可能的突发情况。他的双手稳健地操控着船舵，无论是转向还是加速，都显得从容不迫。

气垫船有一定的越障能力，但碰到龙口和冰凌，刘锐总会选择绕路。前几年，刚开始进行冬季冰湖巡逻的时候，他们遇到冰凌直接越过去，但检修的时候就发现，船底被磕得坑坑洼洼。有时，一旦遇到尖锐的冰凌划破围裙，还需要在冰面上紧急抢修。

聊到抢修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船上一位老班长眼中竟泛起泪光。这位班长叫郑芳弟，是一名二级军士长。他黝黑的脸庞上，皱纹一道又一道，像冰湖上的一条条裂缝。

郑芳弟会驾驶，懂维修。讲到那外在冰湖上抢修气垫船，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：“船底下的冰面得先用冰锺凿个窝，然后我和刘锐把大衣一脱，就钻到船底去修补围裙了。背靠着那些尖尖的冰碴子，真是扎得人生疼啊！戴着线手

套捏不住那颗小螺丝，后来我俩干脆把手套都甩了。你看，那围裙本来挺软的，当时却冻得跟石头似的。我们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拧入一颗螺丝，不一会儿就冻得浑身哆哆嗦。没办法，只能先回艇上烤烤火……”

刘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随后转过头去，望着远处冰面上缓缓升起的淡淡的阳光。

回来的路上，刘锐让王培珩坐到驾驶位上开船。开气垫船最难的是走直线，气垫船靠的是后置的两个空气螺旋桨推进，所以受风的影响因素很大。王培珩握着船舵，不断地修正方向。忽然，湖上刮来一阵疾风，阔大的湖面无遮无拦，冰上的浮雪被卷得漫天飞舞，眼前顿时白茫茫一片。当地的渔民管这种暴躁的风雪叫“大烟炮”。

此时，王培珩面色有些慌张，双手开始忙乱地转舵。刘锐立即凑过身来，扶稳船舵，迅速做了一个漂移甩尾，将船头掉转过来，然后加大油门，以此来急刹车。刘锐告诉我，偌大的气垫船并没有像汽车一样高效的刹车装置，这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冰面制动方式。

气垫船原地停住，待风雪过后，所有人才看到不远处竟有一处龙口，以及斜刺着嵌在冰面上的一丛从高大的冰凌。紧接着，龙口又传来一阵阵巨大的裂响，紧紧揪住每个人的心。

刘锐指挥王培珩沿着龙口附近密匝匝的冰凌绕行，直到寻到一处相对平缓的地方，才加速越过去。绕过龙口后，渐渐地，太阳升得更高了，冰面变幻出奇异的光彩。风吹着气垫船前行，越来越快。刘锐又叮嘱王培珩开得慢一点。气垫船与飞机一样，“一路顺风”未必是好事。接着他感慨地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风总是我们的朋友。”他低头想了想，然后加上一句：“还有这兴凯湖，既是我们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对手。”

远远已望见营区，还有最后一道龙口。王培珩耐心寻找标记龙口平缓处的红旗，可绕了几圈都没有找到。刘锐凭着记忆为他指路，当走到跟前时，才发现

那杆红旗原来是被风吹倒了。他们缓缓停下船，几个人提起船上的热水壶趔趄着走过去。我远远地望着，他们有的扶旗杆，有的堆雪，有的浇热水，直到旗杆立稳固后，才欢笑着踩着浮雪打着溜滑回来。

远方晚霞似火，映照着他的脸庞。冰湖上的那面旗火红火红，仿佛燃烧起来了。我走出船舱，望着那抹热烈的红，看得入神了，渐渐忘记了风雪严寒。船上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凝望。在他们心中，那杆红旗不只是标记位置，也凝结着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。

等他们缩着手回到船舱，我问他们冷不冷，郑芳弟两道浓眉一扬，笑了笑：“冷呀！站在冰面上脚冻得冰凉。兴凯湖这地方虽然又偏又冷，可是世界地图上都必须标记着它。我们守着中国的北门呢！”

我听后心里不由得升起敬意。正如“兴凯”二字的含义，所有人都知道水往低处流，而这里的官兵却选择日复一日地向高处、难处攀爬。在不论多么寒冷的世界里，他们都拥有一颗燃烧着的心！

郑芳弟告诉我，他对兴凯湖是充满感情的。在20多年的时光里，他目睹着感情，从一个荒草甸，到现在建起这样正规化的营区，一草一木都是自己种的，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垒起来的。

指导员说，虽然这个湖让中队官兵受尽风霜和磨砺，但也锤炼了他们不惧严寒的坚韧性格。

船艇靠岸，走在回中队的路上，我忍不住一遍遍朝身后回望。气垫船上飘扬的国旗在落日的映照下，红得令人心醉。

夜里，我渐渐地习惯了冰裂声，方才觉得兴凯湖的夜格外静。

我走时又是一个雪天。我没有看到停在码头的冰垫船，知道他们肯定又去巡逻了。车子在白雪皑皑的道路上行驶，雪花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翩翩飞舞，而冰湖上那一抹红色，如烈焰般灼灼夺目，久久映在我的心中……

云端之上再攀登

■刘沙沙

半山腰因地制宜地建起了训练场。他们用马扎犁翻开坚硬的冻土，进行农副业生产，还亲眼见证了拉萨河上第一座钢架桥的建成。光阴流转，一批批官兵向高原告别，又有一张张新的面孔奔赴而来，继续与南山相守。

趁着假期闲暇，我和爱人追随先辈的足迹，去探访南山这位沉默的“故人”。一路入登山步道，山风便裹着沙粒抽打脸颊，冻土咯吱的脆响像是山脉悠远的回应。突然想起，我第一次进藏时，也曾尝试攀登过南山，那时单薄的衣衫抵不住刺骨寒风，稀薄的空气如刀片在肺叶里搅动，最终我只好停在背风处的岩壁下，望着峰顶叹息。

如今，这座荒山已变得郁郁葱葱。崎岖的山路上架起了天梯，但向上的每

一步还是异常艰难。接近山顶时，狂风几乎要把人掀翻，我却岩缝中发现几株蓄势待发的格桑花。

沉重的脚步不自觉变得轻快起来，我终于登上山顶。虽然双腿颤抖，嘴唇黑紫，眼睛被风吹得发红，但当我靠近那被雪松环绕的“祖国万岁”标语时，一路的艰辛都化作了滚烫的热泪。

身处高原，攀登一座山峰已属不易。想当年，第18军挺进西藏时，那跨越千山万水的壮举，又是何等的英勇无畏，充满了怎样的坚定力量啊！

不远处，青藏铁路上汽笛声穿云而来。我仿佛在山风呼啸中听见历史的回响：那支浴血的队伍从未离开，他们化作群山的脊梁，永远守护着这片壮丽的高原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触王愿坚的作品，语文课本上的《党费》一文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60多年过去了，我仍然对其内容和插图记忆犹新。后来，我女儿上小学时，我和她一起读了王愿坚的《三人行》，再次感受到了他作品的魅力。如今，我的小外孙也正在学习王愿坚的《灯光》。可以说，王愿坚的作品穿越时空，深深影响着我们几代人，这份文学的力量让人感慨不已。

王愿坚的短篇小说深受茅盾、叶圣陶等老一辈作家和教育家的赞赏，其深厚的文学造诣令我们由衷敬仰。在我有幸与王愿坚的接触中，真正打动我的是他那一腔浓得化不开的文学情怀。

1987年8月底的一天，我慕名找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的原解放军艺术学院，在临街的那幢教学楼二层办公室拜访了时任文学系主任的王愿坚。我喊了声“报告”，身着戎装的王愿坚笑盈盈地起身，迎过来与我握手。

我的第一感觉，他是一位气质爽朗且脸上泛着红光的军人。他言谈和蔼可亲，就像亲切的父辈，没有一点著名作家的架子。我简要汇报了自己当兵后的经历，他也说起当年随大军南下，进驻舟山群岛的种种情况，以及他如何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。正是基于对文学的共同热爱和深厚情怀，我们的交流逐渐变得兴奋而热烈。

这时，我鼓起勇气递上过往发表的几篇小文章，并汇报了我所在单位报考原军艺文学系名额的概况。他翻了翻我的几篇作品，诚恳地说：“你完全可以来报考！”我说：“单位文化干事说我年龄偏大。”“现在报到的学员有好几位比你大。”他缓缓解释道，“就文学系而言，很想多招几名学员，可学院没那么多宿舍。”

他忽将座椅往前挪了挪，目光亮亮地对我说：“为了多培养几位青年作家，我想向院里请示增收几名走读生，总可以吧。”

就这样，在王愿坚的努力下，我得以入校读书。王愿坚因创作红军长征题材的短篇小说而声名远扬。课堂上，他为我们讲解的也是军事题材小说的写作。当面临听他传授写作经验，我获得了与以往阅读他作品时完全不同的感触与体悟。他详细讲解了素材的选择、作品的构思以及在作品完成后进行的多次修改。整个过程环环相扣，他畅谈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会。学员们听得如痴如醉，仿佛自己就是那一棵棵扎根文学沃土的树苗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茁壮成长。

在校学习期间的一个假日，我与另一位同学到王愿坚家拜访。那时，他住在小雅宝胡同79号。院落不大，却很安静。几间平房古朴典雅，一字排开，坐北朝南。老师笑吟吟地让我们落座会客室。会客室东侧的房间，是卧室兼书房，一张写字台靠在南窗旁。老师说他一般是在晚上写作，前一晚还写了一则书评。作为一位有梦想的老家作家，他把提携青年作家当作己任。我们这届学员在校期间创作的几部纪实文学，都是他作的序。其中两位学员的作品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，这无疑与他的悉心指导和推介密不可分。

毕业实习的半年时间，我采访撰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，来年出版首印10万册。我将刚刚出版的新书呈给王愿坚老师时，他却患病住院了。他抚摸着我的新书，脸上洋溢着喜悦：“贤根，我该为你的作品说说话！”我完全理解恩师的心情，但此时我只希望他尽快养好身体，故劝他不要写，指点即可。

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看望他时，

我的恩师王愿坚

■王贤根

他穿着病号服斜躺在病床上，可声音依然响亮，神情亲和。寒暄间，他很快将话题转到我的作品上：“书，我看了，这是反映我军那段历史的第一部作品，写得好！”他一说文学创作，脸就红红的，精神也提振起来，“你的路子对。文学就是写人，要把背景往后推，把人物往前拉，创作出立体鲜活的人物来。”

谈及当时文学界小说创作的现状时，他说：“作品要写得浓一些，紧凑一些。现在文学艺术的通病是写得太松散，舍不得丢弃一些东西，结果作品缺乏功力，味道不足。我写《党费》《亲人》《七根火柴》《普通劳动者》等文章，都删去了很多。这好比雕刻，在一块石头上要得到一张脸，就要把不是脸的东西凿去……”

老师说的虽是小说创作，其实对其他门类的创作也是这个道理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他的教导，连同他真诚的期盼，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。



长征

第 6380 期



长征,不只是故事

■顾中华

彩色油画
只能还原历史的一个瞬间
还有多少故事
走失在远征途中

一段铁索
一盏马灯
一支破旧的步枪

一件露絮的棉衣
这些岁月深处的向导
带领我走进弥漫的硝烟

在战争的夹缝里
一次次突围
不是因为饱含深情的解说
我的感动
发自热血沸腾的内心

长征
我不说你的英雄史诗
也不说你的不朽丰碑
因为你只能被仰望
任何赞美都显得苍白无力

面对行军地图
我只说
你在穿针引线
缝合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
很多年轻的生命化为泥土
或者凝固为带血的石头
连名字也没留下
让我深深懂得人生的意义